

## 江流

## · 行吟

A13

## 巧遇“哑泉”

■文/王南昌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受先帝刘备托孤之重,挥师云南七擒孟获的故事,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故事的发生地即在今云南省澜沧江边功果桥附近,其中讲到诸葛亮率军征南蛮孟获途中,因军士口渴,误饮山林中的“哑泉水”,变成“哑巴”,后在当地山民的指点下,找到“安乐泉”破解,才得以平定孟获。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澜沧江两岸从事大地测量工作。澜沧江流域数十万平方公里,两岸均是悬崖绝壁,山高林密,水流湍急,地形险恶,澜沧江流出国外后便改称湄公河。为了开发大西南,我们奉命在澜沧江两岸建立国家大地控制网。

那时的的工作异常辛苦,每天早晨背着沉重的经纬仪等出工,行李和行军床等则由炊事员找马帮驮到预先安排好的下一站住宿。我们天天搬家,几乎很少能在同一地方住上两天以上。

记得那次我和组员来到澜沧江边功果桥南侧的一个大山头上,进行大三角观测。由于当时天气条件不差,观测工作很快结束,且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大家性情大好,小组人员下坡找到一处凉快的地方,捡来枯枝烧火准备热饭吃。我则坐在一边,仔细检查复核着观测数据,防止差错。因为一旦回去后才发现有错或指标超限,需返工重新测量,太麻烦了。刚拿起饭盒准备吃饭

时,一位牛高马大的当地老乡,手提大砍刀来到我们面前。我知道是看山巡山的老乡,上前打招呼。那位老乡说,“你们是省里来的测量队,为了寻找祖国的‘茶壶’(财富),‘生苦’(辛苦)了。你们生火是为了热饭吃,这我理解。但要注意,不要引起山火,那可不得了。我刚才巡山时看到这儿冒烟火,怕有什么情况,赶来看看。”

一位测工忙掏出当时云南老百姓最喜爱的“金象”牌香烟,抽出一支给他,他连忙摆手,“我们巡山的,不允许抽烟,谢谢了。”天热,工作辛苦,我们提前把水喝干了。我问这位老乡哪儿有泉水,他一拍脑袋说,“忘了,这儿的泉水可不能乱喝,是哑泉。”我问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当年诸葛亮南征时军民误饮的“哑泉”。他回答说:“可能是的。”说完便带着我们转过一个小山坡,只见从山谷中流下一潭清水,上面却漂浮着树叶和小动物的腐尸。他指着泉水说:“这就是传说的哑泉,曾有人不小心喝过后,声音变得嘶哑,讲不出话来,后来到医院才看好。为了防止别人误喝,我们故意弄些小动物的尸体丢在水中,让过路人感到恶心而不喝。”

我又问,《三国演义》上说,哑泉四周还有“柔泉”、“黑泉”、“灭泉”,是否都在这附近,因为照书上说的这三种泉水也不能碰,否则会送命。老乡说:“我这

倒不太清楚,但附近的确有几个不能喝的泉,不过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水中只要有死蛇死鼠死鸡的,可能都有毒性。”我又问:“《三国演义》上说误饮了哑泉水,只要喝‘安乐泉’水即可解毒。那么安乐泉有没有呢?”老乡说:“有啊,我带你们去喝。”随后,老乡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那儿有一汪泉水,清澈透明,旁边还摆放了几个用葫芦做的水瓢,供路人舀水喝。我们试饮了一下,果然清凉甘甜。

后来我回到住地,碰到几位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的同事,询问他们知不知道澜沧江的哑泉是真是假。他们告诉我说,《三国演义》上说的事,只是一种传说,是艺术夸张,不可全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带的水,重金属含量较高,喝多是会引起嗓子疼、肚子不适等毛病。不过,也有一些水因为地质构造的不同,不含重金属,是正常的原生态山泉水,清澈甘醇,好喝。当地老百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不断的尝试后得知哪些山泉水能喝,哪些不能喝,善良的村民用丢放小动物腐尸的朴素方法提醒路人注意。



## 当生命归于无

■文/宋立军

暑期回老家陪身患胃癌的父亲。恰逢远房的二妈(伯母)去世。我亲眼看到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是如何变成几块烧焦骨块的。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她的存在。作为物质,她当然会转换成世界上其他的什么,但绝对不可能再是那个生育了七八个孩子,最后三年饱受癌症折磨的女人。

我的父亲也检查出胃癌,他渐渐失去了身上的肌肉,这肌肉曾经支撑着那个四口之家,曾经培养了令他自豪的两个儿子。但是这些肌肉如今却一天少似一天。臀部干瘪,大腿骨头清晰可见,静脉血管就像山脉一样纵横

交错,直通向心脏的方向。

他喜欢他养过的驴,哪怕是不听话,不好使唤的,他也绝少去打。在他的心目中,也许驴不仅仅是牲畜,是任人驾驭打骂的、为人吃苦受累的畜生,更是有灵性的东西。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日不多,电话里,我知道,他心爱的驴有了新的主人。

慢慢地,还有什么会从父亲的那里失去呢?还有什么会从我这里失去呢?生命会从父亲的那里失去,父亲会从我这里失去,直到我也失去我的生命。

我们今日所有的渴望和追求的东西,有一天,都不再属于

我们。我们大多数人所喜好的名与利,都终将不属于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像我们来这个世界前一般的回归,回归为永恒——“无”。

然而,细想一想,当生命归于“无”时,也并非一无所有。逝去的二妈还有子女以及子女子女延续着她的基因和精神,人们还会偶尔想到她在世时“说一不二”的个性,每年清明时节她的坟头上还会有烧过的纸钱飞舞盘旋。

已然离世的二妈,已无多日的父亲,以及所有已经和即将归于“无”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永恒的存在呢?

一管墨香  
记流年

■文/杨莹

站在鸥波亭内,嗅着松雪斋的墨香,对着题山楼的天空,一种情愫如水在心头漾开。波光潋滟之中,那远去的前尘旧梦、梅林竹园,那隔离又神秘的琴声、墨影,似在红尘之内,又在红尘之外。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一字瑶姬,浙江德清茅山(今干山镇茅山村)人,祖籍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作家。传世作品有《墨竹谱》1卷,《水竹图卷》(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秋深帖》、《山楼绣佛图》、《长明庵图》等。由于她是齐管仲的后代,自幼聪慧过人,“翰墨词章,不学而能”,曾手书《金刚经》数十卷,赠名山寺。在少女时代的管道升就显现出了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才华成就。加上她性情开朗,仪态端庄,很多王府侯门争相娶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怕有着不让须眉之心的管道升也不能免俗。在她28岁那年,赵孟頫走进了她的视野。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比管道升大8岁,诗文、音律、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极高,尤其是书法和绘画自成一格,开创元代新画风,以楷书、行书称著于世。两位旷世才人以书画为媒,两情相悦。成亲之后,夫唱妇随琴瑟相和。

或许在书法上受夫君的影响多,管道升写的行楷与赵孟頫颇相似,近乎乱真。所画梅兰墨竹、山水、佛像,意境清新开阔。她既师承古人又另辟新径,始创的晴竹新篁劲挺有骨。1317年,赵孟頫加封魏国公,管仲姬加封为一品魏国夫人,“管夫人”的世称即源于此,她与东晋的女书法家卫铄“卫夫人”,并称中国历史上的“书坛两夫人”。在诰封之后,管夫人当众泼墨挥毫写墨竹,得到元仁宗的赞赏:“没想到我朝有如此善书妇人,我定要后人知道,我朝赵氏一门皆能书,实乃奇迹!”

赵孟頫以宋室后裔入元为官,施展不了抱负而渐生郁闷,潜心于书画以自遣。管道升是个恬淡的人,她对名利并不看中,曾多次以填词赋诗的方式暗示丈夫退隐。她在其中一首《渔父词》中写道:“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

管道升在尽好良妻的责任同时,更是一位言传身教的慈母。她曾在《题画竹》的诗中写道:“春晴今日又逢晴,闲与儿曹竹下行。春意近来浓几许,森森稚子日边生!”她借森森竹笋表达母亲对儿女的殷切期望。经她教育的后代,如赵雍、赵麟、赵彦等在中国书画史上光耀千秋,特别是她一手带大的外孙王蒙,淡泊名利的性情和诗文书画深受外祖母的影响,名作《青卞隐居图》《太白山图》《稚川移居图》等就是他慕道归隐的传神写照。

1319年(延祐六年)5月10日,管道升病卒,享年58岁。赵孟頫为她亲笔撰写了《魏国夫人管氏墓志》,对妻子充满了怀念之情,三年后亦随妻而去,两人合葬于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回望历史,管道升既能处理好古代妇女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又能摆脱封建束缚,极大地发展自己的才华,湖州书画史上如若少了她,定会黯淡许多。